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醋葫蘆

第二回 祭先茔感懷致泣 泛湖舟直諫招尤

引首《玉樓春》 六橋歲歲花如錦，多少風流堤上逞。幾番花落又重開，當日風流都老景。南北兩山多濶徑，沿路荒墳失名姓。可憐今日紙錢飄，他日有無猶未定。

【評】即壯年有嗣之人，讀此一過，亦當週身汗下，何啻成珪！

卻說成珪只恐線香緊繫，連晚忍餓而歸，又見眾主管這段光景，好不害怕。沒奈何，只按了膽，直頭走將進去。卻好都氏正是盼望之際，成珪陪個小心，深深唱個肥喏，竟不知妻子放出甚麼椒料來。誰想成珪八字內不該磨折，不知那一些兒運限亨通，也是這一刻的星辰吉利，真正千載奇逢，破格造化，霎時樂師燈化作鬼火。

都氏見丈夫唱喏，便帶個笑臉問道：「接客的老奴，怎麼回復我？」成珪見這段光景，不知喜從何來，心頭突地把泰山般一塊疙瘡拋在東洋海裡。你道為何那些主管也會弔謊來嚇家主？原來有個緣故：成珪自從傍晚出門，都氏卻在家中備辦進香物料，丫環、小廝那裡理會得來？故此吶喊搖旗了這一會。

眾主管不知其故，卻泛出這段蠻頭，嚇得成珪屁滾尿流，好利害也。有詩為證：

雌雞聲韻頗堪誇，路上人聞體遍麻。

膝下黃金何足惜，滿筐謹具向渾家。

成珪坐得喘息已定，對都氏道：「拙夫蒙院君命，去到周宅，將吩咐的言語盡行致意與何院君得知。他已滿口應允，明早即同周君達一齊到來，並無別說。」都氏道：「那老周怎麼也來？」成珪道：「院君吩咐邀他，自然要他個到，難道怎好虛邀得的？」都氏道：「這也罷了。你可用晚膳未？」成珪道：

「多承他家再三款留，只恐違了夫人嚴限，故此尚未吃來。」都氏道：「偏你這樣人，假小心，最膽大，獼猴君子，黑心公道，專會妝喬，慣能作巧。他家好意留你，你便領他意思才是。

如何不吃他的，只道有些相怪。今後決不可如此了。」成珪立起身，打個深躬道，謹依院君台命。恐下遭不似今日寬恕，只求線香多限寸兒，便是萬代恩德。」

丫環打點肴饌出來，夫妻二人相對而飲。成珪私自賀喜，正在饑渴之際，況兼酒落歡腸，舉起大觥，一連吃了一二□觥，酒量原不濟事，不覺酩酊大醉。都氏見丈夫已醉，連慌將飯出來。成珪閉了雙眼孔，胡亂吃了一盞，卻便垂頭睡熟，倒在桌上。丫環再三推扶，只是不動，口中喃喃吶吶的，不知說些甚麼。正是醒臉看醉臉，其實有趣。惹得那些婢僕笑做一團，攪做一塊，你又道沒本事扛，我又道莫本事駝。三三兩兩，鬧攘之際，正愁沒個法兒弄員外進房，不想都氏拿了杯茶兒，來到丈夫跟前，見他呼呼的睡熟，你道好一個院君，不慌不忙，把那嘹亮的聲兒向丈夫耳朵邊叫聲：「不要老不尊！起來吃茶，上牀睡去！」

成珪雖然酒醉，耳邊到底懼怯，心裡到底知事，一聞妻子聲音，卻像老鼠見了貓兒，骨碌跳將起來，雙手擦擦眼孔，口中打個呵欠道：「牀在那裡？拿來我睡。」都氏道：「老乞丐，誰著你灌得恁醉！牀在房中，可是移得來的？」成珪將醉眼白呆呆覷著妻子，道：「牀不肯移來麼？罷，罷，罷！」又把雙眼兒閉了。都氏將茶遞來，成珪一連呷了幾口，腳下又只不走。

好院君，看不過了，伸出三個尖尖的玉筍樣的指兒，也不知甚麼天師府裡學來的符咒，只在丈夫腦骨上輕輕刮的一下，道：

「老奴，還不走動！」只見成珪叫聲「領命」，便向房中一撞。都氏代脫衣服，放倒便睡。

當晚各人就枕，一夜無話。忽然金雞唱曉，將已天明，都氏率眾各各起來梳洗，又著小使去到周宅相邀。那周家卻也裝束齊備，聽得相請，夫妻二人即便上轎，不則一步，已到成家。

都氏連忙出迎，來到廳前，福了兩福。成珪接著，兩下俱各相揖已了。何氏把日常憶念彼此致謝的話頭，對都氏敘了一回。

丫環捧過茶來。各人吃罷，又吃了早飯，請上香燭等物，帶了一行僮僕，俱各出門。四座肩輿，□六隻快腳，一溜風出了湧金門外，來到柳洲亭畔，便有無窮光景。《滿庭芳》為證：

目色融和，風光蕩漾，紅樓煙鎖垂楊。畫船簫鼓，士女競芬芳，夾岸綠雲紅雨，繞長堤驄馬騰驤。礙行雲，兩峰高插，咫尺刺穹蒼。

莫論村與俏，攜壺挈盒，逐隊分行。羨逋仙才調，鄂武鷹揚。飄渺五雲深處，三百寺、二六橋樑。最堪誇，汪汪千頃，一派碧波光。

一行人住得轎子，只見那大小船戶，俱來兜攬，有的問岳墳，有的問昭慶。成茂道：「我家員外也不往昭慶、岳墳，卻往天竺進香。先要個輕快小船，渡過金沙灘，然後要只頭號巨舫，轉來遊玩。你可準備。」船子道：「這都理會得。」便把船兒搖擺，眾皆走上，艙公搖動，不一刻已到了金沙灘。依先乘轎，吩咐大船等候，不在話下。

不覺來到九里鬆，轉過黑觀音堂，便是集慶禪院，兩邊庵觀寺院，總也不計其數。燒香的男男女女，好似螻蟻一般，東挨西擦，連個轎夫也沒擺佈。擠了好一會，才到得天竺寺。

但見：

棟宇嵯峨，簷楹高迥。金裝就羅漢諸天，粉捏成善才龍女。真身大士，法軀海外進來香；假相鸚哥，美態隴西傳入妙。求籤聲，叫佛響，鐘鼓齊鳴，不辨五音和六律；來燒香，去點燭，煙光繚繞，難分南北與東西。正是：皇圖永固千年盛，佛日增輝萬姓瞻。

眾人下轎，淨手畢，安童點上香燭。值殿長老過來，問了居址姓名，寫了兩道文疏。行者擊鼓，頭陀打鐘，齊齊合掌恭敬，各各瞻依頂禮，口中各各暗暗的禱祝些甚麼。再請籤筒，各人祈簽已了，送了長老宣疏灑錢，然後起身兩廊觀看。只見那些募緣僧人，手裡捧本緣簿，一齊攢將攏來，你也道是修正殿；，我又說是造鐘樓，一連□多起和尚，聲聲口口念著彌陀，句句聲聲只要銀子，把個現在功德，說得亂墜天花，眼灼灼，就似活現一般。那些趨奉，不能盡述。周、成二員外雖是有些錢財，那和尚套子到是不著道的，只不做聲，只是走來走去。

那些和尚也只跟來跟去，甜言蜜語，說個不了。都氏有些焦躁起來，到是何氏道：「一來燒香，二來作福，叫安童拿五百錢散了與他，省得在此絮絮咕咕。」眾和尚得了銅錢，好似蒼蠅見血，也不顧香客在旁，好生趨趨踴踴的，你爭我奪，多多少少得些，哄的一聲，又到那一邊，仍舊募化去了。

周智對成珪道：「賢兄，可怪這些禿驢，狠化人的錢財，又沒個兒女，何苦這等？明日留與他人受用，想他著甚要緊！」

成珪道：「老弟差矣。財乃養命之淵，人豈不要？但是隨緣用度，自然消受得起。這班禿子拿去吃酒養婆娘，佈施的功德自在，他卻消受不得，後世變牛變馬，俱是這一等人。」都氏畢竟嘴快，便對付丈夫道：「依你講來，僧俗一理，你每常私自瞞我走去吃酒，養婆娘，也要變牛變馬哩！」周智道：「這報應之理，何待來世，只此生便有結局。比如吃酒、養婆娘，目下雖然快樂，到老沒有個兒女，設或三病四痛，沒個貼體親人，那時要茶無茶，要飯沒飯，便是活受地獄，何須定要變得牛馬！」

成珪不敢做聲，何氏只自好笑。都氏不肯服輸，便分解道：

「和尚豈得沒有兒子？雖然不是親生，也只要身邊有物。俗語說得好：牀頭一籬谷，自有人來哭。在家人，出家人，正是有貨不愁貧。」周智道：「不是親生，到底沒乾。我若做了和尚，決乎明公正娶個師父娘。再若大妻不生，索性早早討個妾，也不枉了辛苦一世。若是端端替別人，我道沒要緊。」都氏道：「可笑員外一發說壞了事！豈不聞和尚無兒孝子多？你見幾個敢去娶了

妻，幾個娶了妾？世間若有了這般和尚，皇帝也不朝南坐了。莫說僧家，就是有規矩的人家，也不敢輕易娶個小老婆。叔叔一發說得兒戲哩！」

成珪道：「不要耽擱了，我們快去還了白衣殿願心，還要到荒隴走遭，天色晚了不便。快打轎來！」齊出寺門，早到白衣賜子殿。長老寫疏宣揚，亦如前法。拜禱已完，仍舊許了來年願心，送了褌錢，領了些點心之類，即便辭了出來。

行不一箭之地，只見一簇人挨挨擠擠的，不知看些甚麼故事。正是杭州風，專撮空，不論真和假，立立是一宗。那成珪也是個未免於俗的人，連忙下轎，鑽在人叢裡一看。原來是兩個新到的老花子，在那邊求錢，對人說苦。面前擺一張招頭，寫道：

具稟老漢草澤，稟為懇憐孤老事。念澤老年多病，耳聾眼盲，可憐無女無男，夫妻孤老，衣食何來？只得街頭跪懇來往達官長者、進香善士，早發慈悲，或舍一文二文，暫挨革命。料難報以今生，當來世為犬馬。

謹稟年月日具成

成珪立在人叢，把這招頭細讀一遍，不覺鼻子裡好像噴了一碗醞醋的一溜兒酸將下來。也只是免死狐悲，物傷其類，心中暗想道：「可憐這樣一對老人家，若有得一男半女，決也不到這個地步！以我論將起來，比他只得幾分錢財，倘有風雲不測，就是他的榜樣。」禁不住撲簌簌眼淚下出淚來，便向袖裡摸一二文錢，遞了與他，歎息幾聲，上轎隨後才去。

只見前面三乘轎子，已進了飛來峰，轉過靈隱寺側，便是成氏祖塋。成珪趕到，便著女童去喚管墳的，李敬山帶了香爐五事，笑哈哈走來具稟，轉一氣唱了七八個喏道：「成員外一向納福！我儂多蒙照顧，常對我家老阿媽說員外好處。不知員外舊歲添得位公子未曾？」成珪道：「恭喜添下一男一女。」

李敬山歡喜道：「妙得緊！不生罷了，一生便是兩位，真個有趣。還是第幾位如夫人生的？」成珪帶笑指著都氏道：「這個便是小女，區區就是小兒。」都氏道：「老柴根又來饒舌，莫要討沒趣吃！」唬得那李敬山背地裡把條舌頭一伸，縮也縮不進去，道：「好利害！要知這個老娘，如何肯容得娶妾？料來不濟事哩。」

成珪把食盒擺開，點了香燭，鋪了拜單。成珪先拜了幾拜，通陳了一番，都氏也拜了，周智夫婦也相揖了。成珪又把酒來斟上，跪倒在地，又拜兩拜，伏在地上，半响走不起來。周智連慌忙扶道：「莫非腳筋弔了麼？」誰知成珪禱祝到不知甚麼一句話上，喉嚨頭一咽，竟也呃不轉來，扶起之時，只見淚流滿面，兩眼通紅。周智道：「這等年紀，何必如此痛苦！」成珪搵不住淚眼道：「唉！賢弟，你也有所不知，連我院君，何曾曉得！想我先父存日，生我兄弟四人。我先父那年四口九歲，不幸疫病流傳，一家盡行死盡，單單剩了區區。可憐惟我最幼。」

自岳墳會著眾人，團團賞玩了一回。大船等候已久，成珪就請周智夫妻俱到船中。艖子撐出湖中。女童先備午飯吃過，又煮些茶吃了，然後擺開攢盒，燙起酒來，分賓坐定，小使斟酒，大家痛飲。艖子撐了一會，問道：「員外，還是往孤山、陸墳去，還是湖心亭、放生池去？」成珪道：「這些總是武陵舊徑，何必定要游遍？只是隨波逐流，適興而已，憑你們罷！」都氏道：「我們下船得忙了，忘了一件正事：昨日成茂的兒子聽見我進香，他要個要孩兒，我便應許了他。如今到不曾著你們買得幾個，做做燒香人事也好。」何氏道：「正是。我也忘了，我家小兒子也說要些搖鼓吹笙，如今一件也不買得。」成珪道：「這個不難，我們回去，少不得打從淨寺經過，裡邊要千得萬，買些便是。」

周智臉上早有三分酒色，正是醉後發出醒中言，便立起身道：「老嫂沒有泥孩兒，拿了銀子買得出來；要個養老送終的孩兒，繇你黃金堆垛，也買不出。小可有句不失進退的言語，不懼虎威，將欲奉告，不知老嫂可容說否？」何氏道：「吃了幾鍾膿血，不要嘴兒舌兒的。」都氏道：「員外所言，定須有理，便請吩咐。」周智道：「在下多蒙錯愛，實勝至親。今日復蒙賜飲，雖則沉酣，尚還明白，必不把張姑李媽的話兒將來扯拽，單單說著賢兄嫂一件急切之事。既蒙不厭絮煩，方敢斗膽。智聞岐伯所謂：男子二八而腎氣盛，天癸至，精氣充和，即能有子；三八腎氣平均，筋力強勁；四八筋力隆盛，肌肉棄滿；五八腎氣衰，筋力不能；六八陽氣衰竭於上；七八肝氣衰，精液少；八八齒發去，天癸竭，而不能有子矣。然而尚有七〇年來養一娃的故事。女子二七而天癸至，任脈通，月事以時下，故能有子；三七腎氣均平；四七筋骨隆盛；五七陽明脈衰，面始焦，發始墮；六七三陽脈衰於上，面皆焦，發始白；七七任脈虛，天癸竭，地道不通，故形壞而無子也，然而未聞年愈五〇而能生子者。今賢兄年未八八，尊嫂年過七七有奇，兄欲博得一男，如千中尚可選一；尊嫂則緣木求魚，料應無望。論兄嫂赤手成家，夫妻協力，歷盡苦辛，到今日家給人足，自當並荷甘美。但人生於天地之間，不盡於忠，當完其孝，兄之百行固優，而不孝有三，無後最大！在兄嫂，以天命絕嗣，人力已難回挽；在弟，據武侯所謂『成事在天，謀事在人』，為兄之計，莫若尊先聖之遺言，如《易》云：『枯楊生稊，老夫得其女妻。吉，無不利。』此聖人垂教於後世，正勸那無子老人，教他另述側室，自然吉，無不利，何必拘拘於糟糠之說，以絕宗祖之大事乎？況胡陽覓婿，宋宏之妻室尚幼，而宋宏之子已生，如允之，是棄前妻也，則為萬世誹；誹在宏矣。今吾兄娶妾，吾兄之尊嫂已蒼，而吾兄之人子尚乏，即娶之，不為棄舊戀新，不娶亦為萬世所誹，然誹不在兄，而在嫂也！惟兄嫂裁之。」

成珪聽了這一席話，把頭點了幾點，心中一分用得這番話著，巴不得妻子口中說出「有理」二字，自己先道：「難得賢弟愛我，委實感激。只恐年紀老了，總然生下一男半女，死後沒人管顧，故此算計不通。」何氏道：「員外說那裡話！古人說得好：只恐不養，不愁不長。」都氏半响聲也不做，又過一霎時辰，方對周智道：「周員外，依你這許多通文達理，我道為些甚麼，不過要我替丈夫娶妾麼？」周智道：「正為這句說話。」都氏道：「人人說員外聰明伶俐，誰想也只本等！不嫌絮煩，老身也要斗膽一斗膽。」周智道：「嫂嫂只恐娶了進門，另有甚麼話說麼，也要道道破，請教請教。」

都氏道：「我聞死生繇命，富貴在天。得馬者未必為喜，失馬者未必為憂。齊桓公多子，身薨六〇二日而未斂，至屍蟲達於戶外；鄧伯道無兒，後人千載傳揚，豈桓公少子之過歟？」

抑鄧氏無力娶妾而然歟？總之，天不絕人在垂亡，可以轉禍為福；天既不佑，任多男亦必到老無成。若論娶妾，極是美事，但我辛勤勞苦，不易成家，一旦為他人受用，便於尊意若何？」

周智道：「你聰明蓋世，賢達過人，又來說懵懂話。員外娶了妾，便是院君的侍婢一樣，諸般替就，凡事聽從；倘生下兒女，就是院君生的一般。這是院君極受用的去處，怎倒說他來受用？」

嫂嫂沒奈何，只看周智夫妻薄面，求你允了一聲，使費銀兩，俱是小可捐費。」

都氏道：「久聞員外富饒，更兼有子，只不要得道誇經紀，也不要無事起風波。目今世態惡薄，轉眼難量。古人說：養兒不可誇，直待做喪家。倘員外像了齊桓公，尚且恭喜；若做了鄧伯道，請留了這番議論，放在後邊自用罷了。」

成珪在旁，直正魂不附體，只好目瞪口呆。初時巴不得周智來說，這回見妻子變了這臉，擔下一把干係，巴不得周智閉口。不想周智倚著三杯酒罩了張臉，竟也不顧他，又說道：「嫂嫂，不要輕怪了人。你道內室們欺壓丈夫，可是沒罪犯的麼？」

夫者婦之天，那閻羅老子料必不怕老婆。算你百年之後，也要遇著你家祖宗於地下，那時鬼哭神號，俱來埋怨著你，想了周老今日之言，可不悔之晚矣！嫂嫂三思而行，快快不可如此。」

何氏只把丈夫攔阻，那裡肯住？只得將些言語於中勸解。

都氏本不是個善菩薩，況且重大所關，如何教他緩款得一些？」

兩下三言兩句，眼見得為好成拙。說得那都氏起了一點厭賤之心，動了一把無明之火，對周智道：「啊喲，周智，你不要忒過了分！你是我家五服裡，還是五服外？人不識敬，鳥不識弄。」

今日誰請你來做說客？我這裡用你不著！蒼蠅帶鬼面，甚麼樣大的臉皮！從來丈夫也怕我，不要失了體面去，恐不雅相！」

成珪見妻子發作，又恐周智見怪，按了膽道：「院君，你也忒煞性躁，丈夫繇你教訓，外人可是衝撞得的？」都氏正在怒氣頭上，搔著這個癢處，便罵道：「我曉得，總是你這老殺才的教頭，什麼抬舉了我？狗於朝外叫，自己磨滅不勾，還要尋個幫襯

哩！」就把攢盒掀上兩格，照面門一下，偏又是格煮的肴撰，連湯帶汁的打將過去，把成珪拌做糟蘿蔔相似，洗抹不迭。

何氏見勢頭洶湧，將都氏一力勸到樓上賞玩，都氏只是餘氣未消。成珪見妻子上了樓去，便裝出假硬鬥爭來，低聲罵道：

「老不賢！老乞婆！」又向周智輕輕後罪幾聲。周智道：「雖然如此，那裡作得正經。只是老兄天竺進香，面門上掛了招牌回去，那葡萄架的謊那裡去圓？」成珪道：「惶愧！惶愧！」

兩人另斟熱酒，換去殘肴，慢慢又飲了一會。周智起身到船尾上出恭，成珪喚個小使問道：「我適才假罵院君，院君聽得些否？」小使未及回答，周智已在背後聽見，便假憋了喉嚨道：

「老殺才，罵倒罵得好，不要謊著！」那成珪不道是周智，便把手中一個酒盞撲的掉落地下，開了張口，閉也閉不攏來，回頭見是周智，兩人大笑一場。

不覺金烏西墜，玉兔東升，將次船泊岸來，一齊起身。成茂收起酒器什物，還了船錢。周智夫妻就在船裡作別先回，成珪夫婦隨後也回家中，眾人接見了，惟獨都氏氣狠狠的進房安歇。眾人睡一覺醒後，還只聽得夫妻吵鬧之聲，想來成珪這番斷沒有昨晚的時運了。正是樂極生悲，熱極生風。直教：家庭之內，不容個未冠的安童；廚灶之中，那許放青年的侍婢？要知後段文章，且聽下回分解。